



(视觉中国)

■黄永治

家中角落,倚着一把陈旧的登山杖。磨损的杖身,斑驳的印痕,诉说着它陪伴我走过的漫长山路。虽已老旧,却总也舍不得丢弃——它早已不只是登山工具,而是我多年攀爬岁月的支柱。每每见到它,往昔登山的记忆便涌上心头。

单位后山,名曰凤山,石阶蜿蜒,可抵达山顶。年轻时登凤山,意气风发,与其说是“登”,不如说是“跑”。常约三五好友,竞逐山巅,比体力,较脚程,呼啸而上,将石阶踩得噤噤作响,只觉快意无限。途中常见些年长者,拄着木棍或随手拾来的竹竿,一步一顿,悠然向上。我们像一阵风似的掠过他们,不到半个时辰便已登顶,回望山下,他们的身影尚在途中缓慢移动。那时年少轻狂,只道“无限风光在险峰”,沿途草木皆不入眼,

更曾暗自笑谑老者步履蹒跚如蜗牛。记得自己那时还故作高深,提起那斯芬克斯之谜:“何物晨时四足,午时双足,暮时三足?”谈笑声仿佛如昨,依稀在山谷中回荡。

一次奔袭途中,短暂歇息,恰与一位拄着木棍的长者攀谈。他以过来人的口吻劝诫我:“年轻人,爬山不是赛跑。这般急冲,膝盖受不住啊。真想长久登山,得顾惜这关节。山间路滑,带根杖子稳当些,遇着蛇虫也能壮胆驱赶。”彼时心中甚是不以为然,面上却只敷衍应和:“是,是,下次备一把。”

岁月无声流转。当年一同冲锋陷阵的登山好友,竟有几位已告别山野。细问方知,皆是膝盖劳损作祟,其中一人更被医生严令止步。心头猛地一震,为老友惋惜,更为当年未曾听进那长者箴言而深感懊悔。当天便购入一把登山杖。浏览网上琳

琅满目的款式,才惊觉自己昔日对运动学问的浅薄与行为的鲁莽。

对山的热爱未曾熄灭,只是形式已悄然改变。

如今登山,只是偶尔为之,那根登山杖却成了我每次出行的必备工具。它稳稳扎在石阶上,支撑着我放慢的脚步。不知不觉间,我也成了当年石阶旁被我们“超越”的老者模样。出门必备的登山“三件套”:标准运动鞋、保温水杯以及这根须臾不离的登山杖。重走旧时路,时间却拉长了三倍。杖尖叩击石阶的笃笃声,正是当年老者步履的回响。山下依然涌动着年轻的浪潮,他们步履如飞,偶尔回眸,投向我这“三条腿”登山者的目光里,闪烁的分明是昨日自己的倒影。

慢下来,方知山中真味。脚步缓了,眼睛亮了。路旁悄然萌发的嫩芽,昨日未见,今日已绿意盎然。驻足细嗅无名野花的幽香,侧耳倾听林间鸟鸣蝉唱。山风拂面,裹挟着草木与泥土的清新。独自一人,一杖在手,行于山径,处处皆是风景。年少时读《瓦尔登湖》,懵懂不解;如今慢行山间,却渐渐懂了梭罗,懂了他为何说“走路比乘车快”。生活原就有不同的节拍。

疾行有疾行的酣畅,缓步亦有缓步的洞天。把生活节奏放慢,看到的是不一样的曼妙风景。

这沉默的伙伴,更是可靠的守护者。一次行至半途,路边草丛忽地窜出一条通体碧青的蛇,三角头颅昭示着剧毒。心中惊骇,却记起老话:蛇不犯人,人不犯蛇。手中登山杖给了我莫大的镇定。我停下脚步,用杖尖沉稳地敲击身旁路面。那青蛇似乎也感知到并无敌意,略一停顿,便悄然滑向另一侧的深草,消失无踪。此刻,登山杖不仅是支撑,更是危难时的倚仗,引我安然前行。

与这登山杖相伴日久,竟生出老友般的默契。它不言不语,只以一身斑驳,铭刻着我走过的山水与年轮,也提醒着我生命应有的步调。原来人与物,亦可如此相知相守。在岁月的山道上,它是我无声的见证,也是我笃定的陪伴——支撑着身体,更安顿着那颗终于懂得慢看风景的心。

最忆泉州龙眼成熟时

■桂孝树

初秋的风刚掠过泉州时,龙眼树叶被阳光晒透后蒸腾的香气无处不在,绿叶间夹着黄褐色的果实,累累垂垂,压得枝条弯了腰。远远望去,竟如无数小灯笼挂在树梢,在风中轻轻摇晃,颇是好看。

初到泉州,正值龙眼将熟未熟之际。当地人告诉我,龙眼熟时,满城皆香。我起初不信,以为不过是夸大其词罢了。走在街上,忽一阵风吹来,裹挟着丝丝甜香,钻入鼻孔,沁入肺腑。这香气清而不腻,甜而不浊,使人不觉驻足,深深吸上几口。

泉州人吃龙眼,颇有讲究。他们不似外人那般囫囵吞枣,而是慢条斯理,一粒一粒地剥了吃。先将龙眼放在掌心轻轻一滚,使其果肉与核稍稍分离,然后用指甲在果蒂处挑开一个小口,顺着裂口将果皮撕开,露出里面水润的果肉。轻轻一吸,果肉便滑入口中,只剩下一个光滑的核。这般吃法,既能品尽龙眼的美味,又不至于弄脏手指,可谓一举两得。

龙眼熟时,泉州的大街小巷随处可见卖龙眼的小贩。他们或挑着担子,或推着小车,沿街叫卖。“龙眼——甜过蜜的龙眼——”吆喝声此起彼伏,与蝉鸣混在一处,构成了夏日泉州特有的市声。小贩们卖龙眼,多用竹篾编的小篮子盛装,一篮三五斤,价钱也公道。无论是本土的还是外来务工的都喜欢蹲在篮前,左挑右拣,选那颗饱满、颜色均匀的。买卖之间,讨价还价之声不绝于耳,却也不伤和气,成交后双方皆大欢喜。

熟透的龙眼不能久放,否则便会发酵变味。因此泉州人在龙眼旺季,除了鲜食,还会将其晒干,制成桂圆;或是熬成龙眼膏,封存起来,待到冬日冲水饮用,以驱寒气。更有巧手的主妇,以龙眼入菜,做成龙眼肉、龙眼糕等点心,滋味独特,令人回味无穷。

那时的我最喜欢和工友们一起买上一些龙眼来品尝,咬破薄皮,汁水便涌出,满口生津。无怪乎古人称龙眼为“益智果”,言其能补心脾、益气血。这小小的果实已成为泉州味觉的记忆,一段关于甜蜜的回忆。

发现一个空间

■蔡育姬

初到英国两天,就被女儿所住的公寓一楼的共享空间深深吸引。空间面积之大令人咋舌,目测有三四百平方米,分为好几个区域。进门右侧是一个环形浅咖色皮质沙发,座位之间有白色小圆桌,大概是为了方便阅读书写之用。近旁是一个相对休闲的小空间,不规则图案的橙黄色地毯,牛油果绿的布艺沙发,别致复古,几张造型小巧的小边几,特别适合三两好友闲聊。紧挨着的是一个四米左右的高台,醒目张扬的橙色,配有原木的高椅,适宜办公。此刻,一帅气小伙正专注地敲着键盘。再往前是一个足足可以坐下十几个人的U形沙发,浅浅的蓝,两条花纹精致的小毛毯随意地搭着,主打一个舒适感。对面一排书架,装帧精美的英文书籍增加了空间的宁静感。大厅左

拐,还有两个相对私密的空间和一个小小的对外营业的咖啡厅。

阳光穿过落地玻璃,披拂在绿植、沙发、地毯上,那光线似乎有着无形的磁力,令人不由自主地想走过去,静静地坐着。色彩交融,光阴舒横,生机和活力在敞亮的空间里蓬松漫溢,有一种奇异的视觉感染力。

女儿说,公寓每个星期都会在这个共享空间举办活动,品酒会、手工编织、绘画、宠物主题活动,甚至有跳蚤市场、圣诞集市,有着开放而多元的社区感。尽管我是初来乍到,却已经预感自己将和它有亲密的联结。

接下来几天,只要不出门,我就背起帆布包,带上书和笔,沉浸式地享受空间的浪漫和松弛。要书写时,我就选择橙色区域;看书时,我喜欢坐在单人沙发上,看累了,抬头望望玻璃墙外的河道风景,真是说不出的愉悦;什么也不做时,就瘫坐在U形

沙发上,看着进进出出的人。

在中央时区的夏令时,我近距离地感受着太阳的激情。一直醒着的天空,默默地把白昼拉长。每天散步回来时已是晚上九点,可是天还微微亮着。在咖啡厅右侧转角一个温馨而隐秘的空间里,我继续走进傅菲的《深山已晚》,这真是一本魅力无穷的书。傅菲说,将这本书献给热爱孤独的人。热爱孤独的他崇尚自然,热爱深山。客居福建浦城荣华山一年多的时间里,“他走遍了那里每一个山谷,爬过了每一道山梁,踩遍了南浦溪每一个荒滩”。身在山中,自得其乐。“一个人当他完全拥有自己的时候,也是他最充盈最惬意的时光。”喜欢独处的我,把自己藏进这样一个宁静闲适的空间,藏进傅菲笔下芳竹争翠、泉水甘冽、粗粝丰美的荣华山,自然也是充盈而惬意的。



投稿邮箱:dnzbgfzc@qzwb.com
联系电话:0595-22500109